

## 建構台灣的戰略認同

賴怡忠\*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

### 壹、台灣——地緣戰略競逐下「場所的悲哀」

現在有關台灣前途與戰略選擇的討論，與如何定位台灣的戰略位置有關。與世界其他國家有差異之處，在於台灣的戰略討論又與內部的認同問題糾結在一起，換句話說，對那個國家有認同，自然出現不同的戰略位置的選擇。

過去殖民台灣或對台灣有強力影響的列強，基於本身的需要，而出現對台灣不同的戰略定位。荷蘭將台灣視為北向東北亞經營的灘頭陣地，大清帝國在英法聯軍後，將台灣視為東向保障其東南沿海的屏障，日本將台灣視為其南向東南亞經營的橋頭堡，國民黨蔣家政權則將台灣視為「反攻大陸」的西進基地，美國在冷戰時代認為台灣是向西圍堵共產主義的不沈航空母艦，在冷戰結束後，美商又將台灣視為前進大中華市場的基地。台灣在不同時代，出現東西南北不同的位置認知，與外來勢力的影響有直接關係。

但台灣從「大航海時代」以來多次被外來勢力佔據角逐的歷史經驗，恰恰也驗證了台灣地緣位置的關鍵性。與朝鮮半島被強權包圍的情形不同，台灣居於世界最大海洋與最大大陸的交界，同時也掌握東北亞與東南亞交通的命脈，這也難怪素有海洋地緣政治學教父之稱的尼可拉斯·史畢克曼（Nicholas Spykman）曾會提出，誰掌握台灣，就有可能掌握世界。

正因為台灣的位置如此關鍵，所以有能力的列強，幾乎都想要對台灣

---

\* 為作者個人立場。

的未來有所影響，相當程度限制台灣行動的自由度，但也意味著台灣不需要特別擔心被拋棄的問題。台灣過去悲苦的歷史經驗，與這樣的地理位置脫不了關係，是另一種「場所的悲哀」。

## 貳、缺乏台灣主體性導致外交的戰略漂流

隨著台灣六易其主的歷史經驗，帶來的是片段而破碎的歷史記憶，以及飄移不定的區域身份認定。這是因為列強入主台灣時，根據自身的戰略需要，都將台灣重新定位一遍，之前留下的外交策略遺產也被遺忘或有系統的剷除。也因此殘留下來的是十分片段的歷史記憶，以及飄移不定的區域身份認定。這產生下列的問題如：到底台灣與海洋的關係是什麼？是連結世界的通道，還是個與大陸分隔的障礙？到底台灣要如何看待亞洲大陸？是大陸面向海洋的延伸？還是海洋戰略經營的重要區塊？

舉凡一個有戰略深度的國家，幾乎都會根據歷史經驗，產生一個雖然不明確，但還算清晰的戰略認同，以之作爲外交戰略與國際定位的基礎，這也是這個國家建構其戰略思考傳統的關鍵成分。自德國統一至今，既往的德國思維，即在於如何注意陸權勢力的對比，並透過繁複的國際聯盟操作，以防止東西兩邊同時出現敵人，使德國陷入東西夾擊的困境。這個戰略傳統從俾斯麥以降，包括冷戰時代的艾德諾總理等。而日本自從聖德太子以來，十分注意關心亞洲大陸力量的分佈。日本對蒙古統一亞陸後隨即率領蒙、中、朝聯軍兩路進攻日本銘記在心，而十九世紀俄羅斯向亞洲的擴張，是日本轉變對中、韓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以兩大洋孤絕於歐亞大陸的大棋盤之外，導致孤立主義與積極干涉主義的兩種思考，而其從馬漢（Alfred Mahan）、史畢克曼（Spykman）以降的世界海洋戰略理路，更成爲美國獨特戰略傳統的軸心。這些例子，都標示了由歷史淬取經驗提煉出一個大家可以共同認識的戰略認同，對於建構戰略思考傳統的重要性。

而現在台灣有關外交戰略與未來方向的討論，相當大程度還困頓在國

家認同問題上。當把台灣本身視為戰略主體，還是做為大陸延伸的一支都還不清楚時，我們無法對於國家利益有個較為明確的瞭解，更甬提進一步的戰略選擇與路線問題。這使得所有的討論，都著重在枝節的戰術問題，甚至在開啓戰略討論時，會先討論其他國家的需要（如美、中），在確立這些國家需要的狀況下，再決定台灣的選擇。這種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為我國國家利益界定前提的思考方式，證明台灣戰略思考習慣的貧乏，也驗證了確立台灣主體性，對於建構台灣戰略的重要性。

## 參、台灣的國際主權問題在全球化時代影響台灣生存更嚴重

二十一世紀是個全球化的時代，但因為對於全球化的不同認知，連帶也影響到台灣對全球化的應對方式。

在眾多的討論中，有一種說法認為國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已經不重要了。這種說法對外交思維的建議，是認為國家疆界已經被各種力量穿透，因此可以藉著「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的民間力量，來達到影響外交處境的結果。

在這裡我可能提出一個不一樣的看法。雖然在全球化時代國家無法如過去一樣輕易封鎖疆界，或排除其他國家對本國的影響，但問題是全球化過程是透過國家的單位來貫徹，因此沒有國家身份，會使自己在全球化過程中，不管是在規則的設定或是資訊的獲取上，陷入一個十分被動的地位。從根本上影響自身的生存競爭力。對於有能力獨立進行跨國處理的組織與個人來說，可以透過其所有的人脈與組織關係來彌補，因此被影響的範圍不大。但如果是社會上所得較低以及其他在資訊上沒有獨立管道的群體來說，失去國家本身意味著競爭能力與起跑點的喪失，其利益也無法藉由透過民主政治影響國家決策而確保，因為這個國家在國際是不被承認的。這也是為何全球化過程對台灣的影響會是如此負面，尤其是此時中國對台灣

的全力打壓，對台灣的未來發展會有十分重大影響的理由。意即，台灣的非主權化，使其在全球化時代的生存問題加劇

## 肆、認同影響戰略路線的辯論

最後，最近有關台灣未來發展路線辯論，其實歸根到底就是台灣的國家認同辯論，到底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未來要統一？還是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是亞太組成的一部份，沒有所謂未來是否存在的問題。在這個角度下，才能知道到底這兩個不同認同是如何界定台灣的國家利益？

國民黨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反對台灣獨立而支持與中國合併。民進黨認為台灣已經是個是事實存在的主權獨立國家，未來的發展應經過台灣人民以民主方式同意，因此堅持台灣未來的獨立選項不能排除，也努力要強化台灣人民民主自決，以及反抗中國獨裁併吞的能力，以確保台灣民主。國民黨將台灣視為中國的邊陲，凡事優先考慮中國的反應，將美日民主同盟的所結構的區域秩序視為冷戰殘留，因此面對美日同盟的「避險政策」(hedging strategy) 採取不合作態度，在一些議題上（如釣魚台議題），甚至願意與中國合作對抗美日，對日本民主也採負面評價。國民黨更將台灣民主與認同，視為是兩岸關係的變數與麻煩製造者，將兩岸緊張的來源不歸於中國而是歸於台灣。

民進黨則以台灣為政策的中心，不是任何國家的邊陲，視民主為台灣生存的根本，因此支持美日同盟強化，希望有必要且足夠的防衛能力以保衛自己，並基於相信民主與相信日本的理由，對日本正常化過程採取正面評價。並對促進中國民主化提供支持，認為兩岸緊張與中國內部不民主有直接關係。

因此在兩岸關係上與國際戰略上，民、國兩黨基於不同的認同，採取不同的國家利益界定，以及不同的對外策略。這個分裂與路線的歧異是十分基本，也無法或稀泥帶過。

## 伍、主體性是台灣外交策略的基礎

討論台灣外交出路，必須要先知道台灣現在成爲什麼，影響台灣在世界發展的核心因素爲哪些，其次才是世界局勢的走向以及渡台灣發展可能造成的限制。這樣的先後順序是使我們在討論外交策略時，不會淪爲討論「如何適應別人」的外交策略。這正是失去主體性後會出現的後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最近在民進黨中包括呂副總統的《世界的台灣》（2007），以及林濁水前委員的「共同體」，都企圖對台灣的未來提出一套方案。姑不論這兩本書立論主張的異同，以及與對問題的認知有何差異，這兩本書切問題的重點兩個台灣思考外交問題的兩個重要取徑。呂副總統以國際法架構出發，對於台灣在美中台下的處境有十分仔細的描述，十分值得細讀。而林濁水則以運動者的角度，試圖提出一套他認爲可行的方案與戰略理由，以達到他認爲「穩健台獨」的目標。

## 陸、今年「二二八」也是『上海公報』35週年，《世界的台灣》提供豐富訊息

由於今年適逢「二二八」60週年，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今年二二八也是『美中上海公報』簽署的35週年。換句話說，以美國爲對台海政策的「一中管理」，正起始於35年前二二八的『美中上海公報』中。細讀其中的文字，實際上可以發現當年有幾段刻意處理的玄機，在今天看來全部應驗。包括「台灣認同」在社會成爲主流，台灣民主化後，社會對於「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蔣政權聲稱，有85%表示反對等。對於每一位想要瞭解美國「一中政策」由來，以及「一中政策」與台灣民主及未來關係的人，《世界的台灣》（2007）對於1972以降美國對台政策所提供的豐富訊息，十分值得參考。

總而言之，台灣地理位置所帶來的問題，不必然就會成爲台灣命定的

詛咒。沒有主體性對台灣外交策略討論所造成的傷害，是今天台灣缺乏合宜與有用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兩黨對於台灣未來的不同態度，也根本反映了雙方對於認同，以及台灣國際戰略位置的基本分歧。而要建構台灣的戰略認同，理解台灣過去的歷史位置、世界情勢的現狀，以及台灣國家利益的確立是關鍵前提。期待在二二八『上海公報』35年時，能針對台灣生存的基本問題有所釐清，而不是將外交討論的層次下降到過境層次的規格、邦交國數目、兩岸關係的往來等枝節的問題。台灣的戰略認同，我們的區域定位，未來的策略安排，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 參考書目

呂秀蓮。2007。《世界的台灣》。台北：印刻出版。